



adame
Chrysanthème

菊子夫人

[法国] 皮埃尔·洛蒂 著
徐霞村 译



译林出版社



菊子夫人

[法国]皮埃尔·洛蒂 著 徐霞村 译

MADAME CHRYSANTHÈME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菊子夫人 / (法) 洛蒂 (Loti, P.) 著; 徐霞村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9

(译林经典)

书名原文: Madame Chrysanthème

ISBN 7-80657-778-5

I. 菊... II. ①洛... ②徐...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43938 号

书 名 菊子夫人
作 者 [法国]皮埃尔·洛蒂
译 者 徐霞村
责任编辑 李景端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 (邮编 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盐城印刷总厂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5.625
插 页 4
字 数 107 千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778-5/I·571
定 价 (精装本)11.2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1926年的暑假,我因肺病与其他种种原因,在北京中国大学休了学,回到我的母校汇文中学,边养病边教点儿化学实验课,同时还写些文章,投给报章的副刊。

汇文中学是北京著名的老教会学校,原名汇文大学,后来燕京大学成立,汇文的大学部就并入了燕京,仅办中学部了。我在那儿上学时,大学预科部分还没有完全裁去。因为这种历史关系,汇文中学不但具有北京中学中最好的校舍和最大的运动场,而且有一个相当完善的化学实验室和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图书馆的藏书以外文书最丰富,大部分是传教士或美国教会方面捐赠的。当我在那儿做学生时,是难有机会接触这些书的:一则,因为学校的课程还是保留着从前教会学校的愚蠢的老例,十种中有九种都是用英文教科书,学生一天到晚忙着查字典,极少有时间去看课外书;二则,校方对于学生自由阅读之风气并不十分鼓励,书库更是绝不许学生入内参观的地方,所以我们只是把图书馆当做一个自习的地方罢了,至于那个装置着柜台的门后藏着些什么,那对我们来说,就像一个不可知的谜一样神秘。现在我既做了教员,那神秘之门就不能再阻止我了。于

22AP17/6



是，除了上课之外，我的时间差不多都消耗在那个密密地排着高大的书架的阴森森的书库里。

那书库中的外文藏书，若用一般图书馆目录学的标准来看，无疑是不完备的、畸形的：它最显著的特点是文学书的数目特别多，其次才是科学书、神学书及各种教会刊物；至于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即使在文学书中，其收藏也是很离奇的——有时连一本最普通的名著你都找不到，有时你却能发现最罕见或最新的书。但我觉得这种不合理、这种畸形，正是它的可爱之处。我于是像一个淘金者那样，在那布满尘土的书架前徘徊、搜寻，有时发现一本可爱的书，便立即把它取下来，坐在那坚实的橡木椅子上，贪婪地读了起来。

在我留在学校的那一年中，这个古怪的图书馆，使我正式和外国文学有了接触。我不但初次尝到了许多英国文学名著的一脔，而且也读到了一些法国和俄国的近代作家的作品，譬如，法国作家皮埃尔·洛蒂的作品，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我对洛蒂的名字并不十分熟悉，只是记得在不久之前，曾在京报的副刊上读到过孙福熙先生的一篇文章，介绍洛蒂的《北京的末日》，脑子里略有印象而已。于是，有一天当我偶然在书库内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本装帧介于英式和法式之间的书，抽出来一看——是洛蒂的《菊子夫人》(1887)的英译本，便借了出来，带回宿舍去读。刚刚读完几页，我便被书中那忧郁而美丽的画面，那清新而委婉的文笔迷住了。我决心把它译出来。





现在我还能回想起当时那种兴奋、喜悦和战战兢兢的心情。那时我虽然已经发表过一些短篇的创作和译文，但是像这样一部美妙而瑰丽的长篇，实在是超过了我的能力和自信心。我没有去想译完之后是否有发表的机会，我只是把译它当做一种尝试、一种学习，因为我是相信那句名言的：“翻译是训练自己的文笔的最好的方法！”

我进行得很谨慎、很慢，平均每天只译一千字左右，对于每一个词、每一个成语，我都仔细加以斟酌，试图从中文里找到最相近、最适当的替代字眼。碰到书中的日本人名、地名，我便跑去找周启明（周作人）先生帮忙。这样一直持续了四个多月才完成了初稿，但除了我的畏友朱湘先生外，我未给其他任何人看过，因为我当时对自己的译笔还自惭形秽啊！

第二年春，我由北京去到了上海，在那里认识了孙福熙先生，他藏有好几本洛蒂的法文原著，承他的盛意把其中的《菊子夫人》借给了我。我当时虽说法语水平不高，不过通过译它的英译本，对书中的每一句话的意义，早已了然于心，所以读起来也就比较容易了。我一面仔细地读着原著，一面将译稿逐句修改，并重新把它誊写了一遍。

1928年夏，我因生活困难，鼓起最大的勇气，把《菊子夫人》的译稿送到《小说月报》社去碰碰运气。我预料十有九成要被退回来，因为我知道他们当时积存着大批的稿件，长篇译稿更不是他们所需要的。不料，过了几天徐调孚先生就通知我说，叶圣陶先生已决定采用《菊子夫人》，并且还答应登完之后编入“文学研究会丛书”。听到这个消息真叫我狂



喜，感激得简直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当《菊子夫人》在《小说月报》上连载之后，出乎我意料之外地得到了一些我相识的与不相识的人的口头或书面的鼓励。其中如傅东华先生的鼓励，我至今还记得十分清楚。傅先生是当时著名的翻译家，他看过之后对叶圣陶先生说：“《菊子夫人》的译文一方面不失原书的韵味，一方面又流畅清晰，可以说尽了一个译者之能事。”还有一位文学青年，从日本来信称赞我的译文，并指出一两个日本人名词的误译。此外，在老友方面，朱湘兄从遥远的美国写给我一封极为热诚的长信给我鼓励，他说我的译文跟散文诗一样美丽。1933年夏，我在北京初次见到卞之琳先生时，他对我说，他与几个朋友读了《菊子夫人》之后，很想多读一点儿洛蒂的其他作品，及至把洛蒂的别的作品的中译本找来读时，却又不觉得怎么高明。他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那些译者的文字风格与原著未能合拍的缘故。这些奖饰之语，都使我感到既惭愧又兴奋，并希望有机会把这本书再仔细校改一遍，使之成为一个更完美的译本。可惜“一·二八”之后，商务印书馆因急于重印，来不及通知我，所以这本书的“国难后第一版”仍旧和以前的两版完全一样。

抗日战争期间，因为有许多熟人劝我把《菊子夫人》在大后方重新出版，我便设法把从前的译本找了一册来，自己重读一遍。读完之后，不禁生出许多新的感想。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还是西方帝国主义宰割下的一个弱国，欧美列强在长崎等地拥有变相的租界，有他们的驻军，有他们的治外法权；同时，我们还能看





到当时一般的日本人对于欧洲人的畏惧和献媚，比起清末的中国人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的国际地位虽说是一步登天地提高了，但是一般的日本人对西洋人的畏惧和自惭形秽，仍然没有改变，这是凡久留日本的人都知道的。从心理学上来说，过分的狂傲并不是产生于真正的自信，而是产生于自卑的心理。明白这一层，我们就不会惊异日本为什么在极短的时期内，由惧外、媚外变为仇外和复古了。我认为洛蒂虽然不是一个“日本通”，但他的敏感和直觉却使他在《菊子夫人》中，把当时日本人的真正面目揭示在我们眼前。正因为这个缘故，我才下决心把全书重校了一遍，把朋友们所指出的一两个日本人名改正过来，交给出版社付印。

以上是重印这本译著的经过，现在再来介绍一下本书的作者：

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 1850—1923)的原名叫于利安·维奥(Julien Viaud), 1850年出生于法国西部夏朗德河口的罗西福市(Rochefort)的一个新教徒的家庭里。关于他的儿时，他在《一个小孩儿的故事》一书里有所描述。他的家庭很大，而且他又是最小的男孩儿，所以他完全是在他的母亲、姑母、姐姐们的呵护下长大的。这种女性的环境，对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影响：这使他变得敏感、多愁、单纯，并时时想得到别人的怜爱。他起初在家里跟家庭教师学习，直到好大了才进学校，但这个从小就被惯坏了的孩子，却始终不喜欢好好读书。他的几位哥哥此时已从事于海上生活，当他第一次看到大海时，就把自己原来想当牧师的志愿打消了，而准



备投身海军。1867年，他进入海军学校，毕业后一直在海军中服务，共过了四十二年的海上生涯；1869年，他随着自己所在的海军部队到了巴西和美国；第二年，转到北海和波罗的海；又次一年，回到智利和南美一带；1876—1877年，他驻防于土耳其；1880年，返回东欧留守；1883年，他又被派到了安南（越南）；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他曾是联军中法国军队的一员。他的一生都过着这种飘泊的生活，在许多地方，他常常要为自己娶一个临时的妻子，这些女人仅在他的小说里作为人物出现的，就有五六个之多。

洛蒂每到一个新地方，总爱把自己所获得的每一个新印象记在日记里：一片风景，一轮落日，一种特别的气氛，一个典型的面孔、建筑、雕塑，等等。除了这些客观的记录之外，更多的是记下自己的感想和印象，而他的小说就是从他的日记里“摘”下来的。当他写第一部小说《阿姬娅黛》（1879）时，并没想要当作家，不过是写着玩罢了，不料，次年《洛蒂的婚姻》（1880）出版后，居然轰动一时。此后，他的写作一帆风顺，几乎是每年一部作品问世，先后共创作了四十多部。他的各种作品不仅深受本国人民的喜爱，也获得了世界的声誉，因而1892年，他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在法国文学里，没有人能把异国的一切，描写得像他那样动人，没有人能从最小的事物里，发现那么多的特殊的美。他不承认自己属于哪一个文学流派，他自己就是一个流派的创首者。他的小说并没有什么严密的结构，但你读起来如同有结构一样；他的思想没有什么哲理体系，他的一些想法有时甚至非常荒谬，但在他那感伤的感觉的背面，却藏着





某种吸引人的魅力。诚如英国批评家弗兰克·哈里斯(Frank Harris)所说：“他在法国小说里增添了一种新的空气，他在法国散文里输入了一种新的音乐。”

洛蒂写的小说共有十几种之多，可称为代表作的有《伊甫兄弟》、《普通水手》、《冰岛渔夫》、《菊子夫人》及《一个骑兵的故事》。其中《冰岛渔夫》(1886)在法国曾是一部畅销书，到1924年止，就销售达三十多万册，这在当时是罕见的。书中通过一对恋人的爱情悲剧，来描写当地的渔民生活。烟哥司爱上了哥米佛，但他是个性格温柔而羞涩的少年，一直不敢向对方表白，直到对方绝望得几乎要死去时，他才吐露了真情，并娶了她。他们婚后仅在一起生活了几个星期，烟哥司就被海军部门叫去复职了。自他走后，美丽的哥米佛每天依门相候，却永远也等不到他的归来。全篇以法国西部著名的布列塔尼(Bretany)半岛作为背景：你可以看见那永远笼罩在大雾里的岩石海岸，你可以看见那大西洋的怒涛，你可以看见那形如尖塔的草棚，你可以看见那些性情抑郁的人物。那种阴凉、悲惨的气氛，能一直打入到你灵魂的深处。

如果说《冰岛渔夫》深受作者本国人的欢迎，那么《菊子夫人》就是他在国外最受欢迎的一部作品。没到过布列塔尼，你也许不易体会出那种阴凉、悲惨的气氛，但没到过日本的人，却抵不住菊子夫人的吸引力，因为菊子自身就是一张隔着异国人的镜头拍摄下来的照片。与《冰岛渔夫》相反，这里充满了清淡的幽默，美丽的小景，快乐的阳光，一切都像一个甜蜜而缥缈的梦。篇篇都含着误解，但这种误解却是



美丽的。如果此书是出自一名日本作家之手，那读起来也许会味同嚼蜡；而在洛蒂笔下，那些寺院、那些蝉鸣、那些异国人物，却组成了一个你完全不认识的仙境。

除了小说之外，洛蒂的著作还有一些纯属描写的游记，其中也有写到中国的，那就是上面提到的《北京的末日》(1901)，虽说书中也揭露了八国联军的暴行，但对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更做了大量歪曲性的描述。那些书都没有他的小说著名，现在已很少有人去读它们了。

1942年7月徐霞村
重序于重庆





1928 年上海版“译者序”(节选)

.....

以上是关于原著作者的介绍,至于本书的译出,我是根据巴黎 Levy Freres 书店出版的第十七版原文和 Ensor 的英译本。法文与中文两种文字的结构相差本是很远,洛蒂的文体在法国文学中虽说以清晰流利见长,译起来却特别困难。因此,遇到琐长的句子,便不能不有所颠倒;再则,他在文中爱用无用的省略符号,我在翻译时删去了一些“.....”,这都是应该声明的。

人名和地名的翻译,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第一,因为原著者留居日本的日子不长,日文不大精通,多有错忆和讹听的地方;第二,他有时是用法文把一个名字意译出来,有时则只把原字的字音拼出来,颇不一致。在这里,我十分感谢周作人先生在这方面所给予我的帮助,他曾费很大的劲儿去为我考查它们。比如 Kangourau 这个字,在法文里的意思是“袋鼠”,我虽不懂日文,但在日本会有人叫“袋鼠君”?



真难以令人置信。^①又如 Donata 这个字，查了几种日文字典，都只有“何方”、“何人”的意思，然而我们这位洛蒂先生在本书里竟把它加在一个日本和尚的身上，作为他的名字？！这些都是很明显的错误，却也没有法子可想，只好将错就错地译下去，这倒也有点儿特别的趣味。

洛蒂在中国之少人介绍，大概是因为对他的东西缺少兴趣又觉得很难翻译。以我这样寡学的人来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工作，自然未免太大胆了。但在中国目下的情况，若想有什么没有一点儿错的翻译，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希望我的朋友们随时给我指摘，使本书有一天成为一个完善的译本。

此外，我还得感谢刘既漂先生，为他给我画了一幅这样美丽的封面。叶圣陶、徐调孚两位先生对于本书的指正和出版多所帮忙，我在这里也应该一并致谢！

1928年9月霞村序于上海

① 1984年6月，译者同当时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杨犁会晤时，还重提此事：“比方说，里边有个‘甲武雄’，在法语里是 Kangourau——最近我还问过日本的相浦泉教授和他的夫人，他们说：‘有，有 Kangourau 这么个姓。’——但是在法语里这个音的意思是‘袋鼠’，我就不相信在日本有人叫袋鼠先生，我起初翻译成袋鼠先生，后来我看不对，就去找周作人先生，他就让我给译成‘甲武雄’。叫 Kangourau 这个字音的有好几个姓，其中有一个就叫甲武雄。”——徐小玉注





楔 子

在海上，在凌晨两点钟，在一个晴朗的夜里，在一个星光天空下。

伊甫和我同站在驾驶台上，谈论着我们将被命运带去的那个生疏的国度。我们明天就要靠岸了，这使我们异常高兴，各自都制定了许多计划。

“至于我，”我说，“我一到那边就立刻结婚。”

伊甫老气横秋地“啊”了一声，仿佛没有东西可使他惊讶似的。

“是的——和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猫眼妇人结婚。一定要个好看的，比街上卖的假娃娃大不了多少的。在我家里，你可以有你的房间。那将是一所纸房子，筑在一个绿色的花园中间，有树木遮着。我们要住在花丛里，周围的花一起怒放；每天早晨我们屋里还要插满鲜花，那是一些你从来没有见过的花。”

伊甫开始对我的家庭计划感兴趣了，真的，现在就是说我要在这个生疏的国度的寺庙里去许个愿，或是要娶一个小国的女王，同她到一个明媚的湖上，住在白玉建筑的屋子里，那他听了也一定相信。



实际上，我已决意实行我刚才向他泄露的计划了。是的，我被无聊和孤独所迫，渐渐地渴望这桩奇怪的婚姻了。我急于要见到陆地，想在一个幽静的地方，在树木和花草之间过些日子。我们在澎湖列岛（曾于 1885 年被法占领）——那些燥热的中国小岛，没有新气，没有树木与小溪，只有死亡的臭味——过了那么长的时间，我这个计划是多么诱人啊！

自从我们离开那个中国式的火炉，我们已经走了许多纬度，天上的星座也连连地改变：南方十字星和其他南方星辰都隐没了下去，大熊星升出了地平面，像在法国看到的一样高了。清爽的和风吹得我们高兴起来，使我们想起了在布列塔尼海岸上度过的那些夏天的夜晚。

我们现在离家乡的海岸有多么远哟，远得多么可怕啊！

天刚亮时，我们便望见日本了。

正好在预计的时辰，它出现了，远远的，在多少天来都是水天相接的海上，露出了一个清晰的小黑点。

起初，我们只能看见一群红顶的小丘（是旭日霞光中





福岛的前部),不久,日本自身就在水面上出现了:好像一块厚的云,又好像一片黑翳,由浓密的黑影中渐渐露出了长崎山脉峻峭的外形。

风,朝着我们越刮越猛,仿佛这个国度正用它的全力抵抗我们,要把我们赶开它的海岸。海水、缆索和我们的船,都摇摆、震荡了起来,如同发怒一般。

二

到了下午三点,这些遥远的东西都临近了,一直近到它们的山崖和绿林把我们笼罩。

我们现在正走进一个两面都是山岭的海口,这些山岭的大小都奇怪地相同,宛如戏台上的布景,虽然好看,却不十分自然。似乎日本要用这个迷人的海口接待我们,好让我们走入它的内地。

长崎还没有看见,大概是在这仄长而古怪的海湾的尽头,一切都是那么鲜绿可爱。强劲的海风这时突然止息了,海面上换上了一种平静的状态:温暖的空气里充满了花香;蝉声从两岸不断地传出,互相应答;由山上反应出无数的回声,全国都在晶体般地抖动着。我们的船从许多帆船旁边开了过去,它们在几乎无波纹的水面上,被微风吹着,轻轻地



浮动，它们的行动一点儿声音都没有。那些张开的白帆，生出了千万道横纹，宛如百叶窗一般。那些造型很奇怪的舱棚翘在空中，使人想到中古时代的楼船。在这鲜绿的山之墙中，它们像雪一样白。

日本是怎样的一个树木遍地的国度啊，是怎样的一个无匹的伊甸乐园啊！

若在海上，现在一定正是白天，但是在这儿，在峡谷的深处，我们已经得到黄昏的印象了：除了仍照着日光的山顶之外，山脚和沿岸的树林，都笼罩在夜色里。

在这深绿的背景中往来的小船，都是由黄肤、赤背、头发如妇人般盘在头上的男人驶着。我们再往前走，香气更加沁人肺腑了，蝉的单调的鸣声，渐渐增强了。在我们头顶上，两山间露出的明洁的天空里，有一群大鹰飞过，发出一种低沉的人声：“吭！吭！吭！”四周的回声使之更加拉长，显得那么的凄凉。

这个整个新鲜而富丽的自然景象，都带有日本特征。这种特征从它山顶处的奇峰怪石可见，从它的过火的整齐也可见。丛丛的树木排列着，有如漆盘上的绘图那样做作；巨石奇形怪状地长出来，与草坡似的土山正好成对比。一切景物都好像是人造的。

如果你留心看，你处处可以看见一些古老而神秘的小塔——多半是立在山谷边沿的围墙里，或半隐在耸天的树林里。这使初到的人感到生疏而奇异：使人感到这个国度里的这些神灵们、山神们，古代的象征者们、森林的保护神们，都是不可知的，不可捉摸的。

